

# 城里的第一个蜗居

○ 孙殿镔

78平方米,算是蜗居了。当然房款也少,6万元,分三次交清。我和妻子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1996年9月,我从老家的许营小学调入北顺小学,从此踏上了每日城乡往返的奔波路。特别是秋冬之际或雨雪纷飞的傍晚,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区的大街小巷,到了城乡接合部,回望那片万家灯火,心里空落落的——多希望其中有一盏灯,是为自己亮的。

本世纪初,机会来了。父亲所在的食物公司又一次筹建福利住房,作为一名老工人,他可以优惠价格购房。房子就在兴华西路,离北顺小学很近,简直是我量身定做。

“这个机会就给你吧,你俩哥哥都在农村,用不着。”父亲语气平淡,眼底却藏着愧疚,“只是老三,你知道的,家里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。”

我怎会不明白?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,弟兄仨相继成家,大哥二哥还都添了孩子,早就让父母落下了饥荒。他们哪有余力再帮着我们买房呢?只是当时的6万元房款却似大山一样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到哪里去弄钱呢?我俩都刚上班,平时还要帮衬家里,手里所剩无几。

妻子力主买房,她娘家也资助了一部分钱。爸妈实在帮不上,我只能硬着头皮到处借钱。姨家、舅家各挪了些,好友万亮也匀了些……每次张口借钱,

我都要鼓起极大的勇气,说话时面红耳赤、结结巴巴,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,真真切切体会到“上山打虎易,开口求人难”的窘迫。

四处奔波后,弄到手的钱离首付2万元还差不少。我心灰意冷,妻子安慰我说这次不要了,以后再说。我无奈地点点头,心里满满的挫败感。

这时,和我教一个班的宓老师伸出了援手。

宓老师是阳谷人,当时四十岁左右,大我十多岁。来北顺小学后,我俩很快就搭档教同一个班。她是一名党员,工作非常认真,很欣赏积极上进的我,经常鼓励我要好好研究教学,抓好学生成绩。对我的缺点,她直言不讳地批评;生活上,她也对我很关心。

问清缘由后,她爽快地说:“要!怎么不要呀?你早晚要在城里安家,你爸爸这还是福利分房,不要多可惜。没事儿,这次差多少,你告诉我,我给你想办法。”

第二天,她就将一沓百元大钞递给了我,我接过来,感觉沉甸甸的,心里仿佛被一座大山堵住,感动得想落泪。宓老师拍拍我的肩膀:“没啥,我和你王叔叔(其夫)工作比你早好多年呢,现在孩子还小,没什么大的开销,就攒了一些钱。这钱你就先用着,后面两次再交钱时,就还和这次一样,你自己先想办法,最后差多少我来想办法!你放心地好

## 七律·咏梅

○ 唐恒源

傲骨娇姿向晓阳,疏枝横翠映寒塘。  
雪封野径香潜递,风叩柴门影暗扬。  
懒与妍桃争暖日,独留清韵斗严霜。  
莫言此际无知己,明月当空伴久长。

## 童年脚踝上的那弯“月亮”

○ 黎月香

早上穿袜子时,我的目光在脚踝上停住了。那里的皮肤光洁,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。可不知怎的,我总觉得那儿该有点什么。指尖轻轻抚过,一段被岁月封存的记忆,就这么毫无预兆地,在指尖下苏醒了。那个地方,曾经印着一弯小小的“月亮”。

那是许多个冬夜过后,留在我身上的印记。醒来时,脚踝内侧总能看到一个清晰的印子,红白相间,边缘是浅浅的绯红,中间是压久了的白。形状正好是热水袋那圆盖子的半边,宛如一枚盖在皮肤上的、独特的邮戳。不疼,也不痒,只是带着一点点压迫过后残留的麻,和一丝残存的温暖。

造就这枚印记的,是那个红色的橡胶热水袋。睡前,母亲会提起水壶,将滚烫的开水小心地灌进去。热水袋一下子鼓胀起来,浑身都变得热烘烘的,散发着一股橡胶特有的味道。她总是先用手背试试温度,确认妥帖了,才利索地套上那个用旧毛线织的布套,最终将它送入我冰凉的被窝里。

睡梦中,我的脚如一只怕冷的小兽,在黑暗中精准地找到那个温暖的热水袋,然后紧紧地贴上去。脚心抵着圆滚滚的壶身,脚踝也自然而然地靠在了那微凸的盖子上。一夜的安睡,一夜的温暖相拥,便在皮肤上留下了这无声的证明。

如今想来,那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交换。我用身体承受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压迫,换来的,却是足以抵御一整夜严寒的暖意。那弯“月亮”,是一枚幸福的烙印,是温暖和安全感在我身上留下的、最实在的物证。这弯“月亮”,为我标记了那段懵懂而温暖的年华。母亲夜夜不曾缺席的照料通过这枚印记,变得肉眼可见。

岁月悠悠流转,这样的清晨连同那枚印记,终究是停留在过去了。后来,家里有了空调,有了电热毯,被窝总是暖和的,再也没有那种向全身蔓延的、征服寒冷的快意。自然,我的脚踝上,也再没有出现那弯小小的“月亮”。它和那个需要热水袋的冬天一样,悄无声息地退役了。

可它真的消失了吗?仿佛也没有。宛若此刻,我的指尖明明什么也摸不到,心里却分明能感受到它的轮廓。原来,它早已不是印在皮肤上,而是烙进了记忆的深处。那枚朴素的“月亮”定义了我对于冬日和家的全部理解。它成了我记忆里,夜夜悬于冬夜的暖月。

好教学就行!”我攥着钱,默默地用力点点头,眼泪砸在地上。

后来两次,就像宓老师说的这样,她又帮我们交上了余款。

周末的一个艳阳天,一串鞭炮“噼噼啪啪”地撒完欢儿后,我将宓老师等几位同事请上楼去。六楼东户,就是我们在城里的第一个小窝,从此,我们在城市里扎下了根。

妻子炒了几个菜,同事们带来一些菜,在小客厅的茶几上拼成一桌席。我正要起身开酒,宓老师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,啪的一声,放到茶几上。她笑呵呵地说:“来,先喝这个吧,是我‘偷’拿的老王的。”我们一片欢呼。

“看!”宓老师指着酒瓶里面亮晶晶的玻璃帆船,说:“咱们今天祝贺殿镔在城里安了家,愿他们今后的小日子一帆风顺!红红火火!”

蜗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,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# 压岁钱

○ 张乾之

饭桌上,7岁的儿子小强对爸爸妈妈说:我想奶奶。爸爸怔了一下:下个星期天,保准带你去见奶奶。

小强有两个多月没见奶奶了。每次他说想奶奶,爸爸妈妈总是说下个星期带他去奶奶家。却一拖再拖,总是不能兑现。

小强是奶奶一手带大的,都说隔辈亲,这话不假。当时爸爸妈妈忙于工作,照顾小强的重任就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。待小强到了上小学的年龄,爸爸妈妈在县城买了楼,小强就和爷爷奶奶分开了。前几年爷爷得病去世了,奶奶就一个人在老家过。平时她也非常想孙子,两人见了面总是亲不够。

妈妈忽然想起来:小强,给你手机,给奶奶打电话吧。小强说:光打电话看不见人,你们的手机都能看见人,也给奶奶买个能看见人的手机吧。

爸爸说:你奶奶七十多岁了,不会用。小强说:怎么不会用?是你们舍不得买,你们买了我教给俺奶奶用。爸爸

生气了:小孩子懂什么,那样的手机最便宜的还得一千三四百元钱,哪有那么多钱去买?小强眨了眨眼睛,不说话了。

星期天,爸爸妈妈带小强回了趟老家,小强偎依在奶奶怀里哭了。

年关到了,儿女们纷纷回家陪老人过年。大年初一,孩子们给长辈磕头挣压岁钱。小强给爸爸磕了头伸手要钱:爸爸,今年给二百元。爸爸一愣:你个小孩子,要这么多钱干什么?小强笑了笑:有用啊,我长大了。小强又瞒着爸爸给妈妈磕头要了二百元。以前往往只有爸爸象征性地给一百元了事。

大年初二,姑姑和姑父们来给奶奶拜年,小强恭恭敬敬地给两个姑姑磕了头,站在那里仰头看着两个姑姑,一句话不说。大姑说:这小家伙,这是干什么?二姑说:长了一岁,聪明了,要压岁钱呗。大姑二姑一商量每人掏了二百元,小强微笑着收了。

小强把钱放到兜里,又转身给两个姑父磕头,大姑二姑惊呼:小强,光给我们磕就行了。可是哪能拦得住,说话间小强已磕完头了。他站在那里看着两个姑父,就是不吱声。奶奶说话了:小强,姑姑给了压岁钱,不能再要姑父的了。小强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姑父,两个姑父每人掏出二百元递给小强。

这一幕碰巧被端菜进来的小强妈看见了,她连忙把钱要过来又递给两个

姑父:姑姑给了就行了。两个姑父笑道:给孩子,应该的。

小强从妈妈手中又拿回了钱:我给姑父磕头挣的,是我的。

爸爸吩咐小强去叔叔家喊叔叔婶婶过来吃饭,小强跑着去了。

不一会儿,叔叔婶婶来了。刚坐下叔叔就说:小强懂事了,一进门就给我磕头,往年没这样过。

爸爸问:他给你要钱了吗?叔叔说:没有,可我给了。磕头就必须给压岁钱,一年才一回,给钱也高兴。

妈妈说:这孩子,真财迷,谁的钱都要。

几天后,爸爸的微信上收到一条语音:儿子,叫孙子跟我视频聊天。爸爸一看是一个昵称为“幸福晚年”的微信号发过来的,便立即回复:你是谁?我不知道怎么加的你的微信。

对方又发来一条语音:我是你老妈,不信打视频电话。爸爸打了视频电话,果然是老妈。

你怎么有智能手机,谁给你买的?

是小强用压岁钱给我买的,他帮我加上了你的微信,手把手教了我两天,终于教会了我。通过学习使用微信,我明白了个道理:有些事看起来挺难,但只要用心去做,都能做成。

爸爸感慨万千,对媳妇说:在对待老人这件事儿上我们还不如一个几岁的孩子。儿子为我们做了个榜样。

